晉書斠注

晉書斠注卷一百三

錢塘吳士鑑
烏程劉承幹 同注

載記第三

劉曜

劉曜字永明元海之族子也少孤見養於元海幼而聰慧有奇度（魏書劉聰傳曰頗知書計志性不恆）年八歲從元海獵于西山遇雨止樹下迅雷震樹旁人莫不顛仆曜神色自若元海異之曰此吾家千里駒也從兄爲不亡矣身長九尺三寸垂手過膝生而眉白目有赤光鬚髯不過百餘根

而皆長五尺性拓落高亮與衆不羣讀書志於廣覽不精思章句善屬文工草隸雄武過人魏書劉聰傳曰拳勇有膂力鐵厚一寸射而洞之于時號爲神射御覽一百七十七述征記曰廣陽門西南劉曜壘西曜試弩棚又一百七十八郡國志曰洛陽雞臺有劉曜試弩棚尤好兵書略皆闇誦常輕侮吳鄧而自比樂毅蕭曹時人莫之許也惟聰每日永明世祖魏武之流何數公足道哉弱冠游于洛陽坐事當誅亡匿朝鮮遇赦而歸魏志劉聰傳曰亡匿朝鮮客爲縣卒會赦得還自以形質異衆恐不容于世隱迹管涔山山海經曰管涔之山汾水出焉西流注于河水經汾水篇曰汾水出太原汾陽縣北管涔山注十三州志曰出武州之燕平山亦管涔之異名也孫潛校水經注校本云御覽引云管涔山汾水所出出土人以爲箕管山見多管草或以爲名又

爲管子山元和郡縣圖志十一曰管涔山在靜樂縣北三十里晉書載記四十上初劉曜隱于此山水經圖說發稿曰今管涔山綿亙寧武五寨諸縣案菅當從山海經水經作管以琴書爲事嘗夜閑居有二童子入跪曰管涔王使小臣奉謁趙皇帝獻劍一口元和郡縣圖志十四曰山神使二童子獻劍於曜曰管涔山王使謁趙皇帝獻劍置前再拜而去以燭視之劍長二尺光澤非常赤玉爲室背上有銘曰元作云神劍御除衆毒御覽四十五引前趙錄御上有服字曜遂服之劍隨四時而變爲五色元海世頻歷顯職後拜相國都督中外諸軍事鎮長安靳準之難自長安赴之至于赤壁太保呼延晏等自平陽奔之與太傅朱紀太尉范隆等上尊號曜以大興元年僭即皇帝位周家祿校勘記曰大興郎

（太興大宜加點）大赦境內惟準一門不在赦例改元光初以朱紀領司徒呼延晏領司空范隆以下悉復本位使征北劉雅鎮北劉策次于汾陰與石勒爲掎角之勢靳準遣侍中卜泰降于勒勒囚泰送之曜謂泰曰先帝末年實亂大倫羣閹撓政誅滅忠良誠是義士匡討之秋司空執心忠烈行伊霍之權拯濟塗炭使朕及此勳高古人德格天地朕方寧濟大難終不以非命及君子賢人司空若執忠誠早迎大駕者政由靳氏祭則寡人以朕此意布之司空宣之朝士泰還平陽具宣曜旨準自以殺曜母兄沈吟未從尋而喬泰王騰靳康馬忠等殺準御覽

一百十九引十六國春秋前趙錄作左右車騎喬太王騰推尙書令靳明爲盟主遣卜泰奉傳國六璽降于曜曜大悅謂泰曰使朕獲此神璽而成帝王者子也石勒聞之怒甚增兵攻之明戰累敗遣使求救于曜曜使劉雅劉策等迎之明率平陽士女萬五千歸于曜曜命誅明靳氏男女無少長皆殺之案列女傳作曜哀靳康女言兒康一子與此異使劉雅迎母胡氏喪于平陽還葬粟邑墓號陽陵僞謚宣明皇太后僭尊高祖父亮爲景皇帝曾祖父廣爲獻皇帝祖防懿皇帝考曰宣成皇帝徙都長安御覽一百十九引十六國春秋前趙錄曰二年夏四月徙都長安起光世殿於前紫光殿於後立其妻羊氏爲皇后子熙爲皇太

子封子襲爲長樂王闓太原王沖淮南王倣齊王高魯王徵楚王徵諸宗室皆進封郡王繕宗廟社稷南北郊以水承晉金行國號曰趙牲牡尙黑旗幟尙玄冒頓配天元海配上帝大赦境內殊死已下黃石屠各路松多起兵於新平扶風聚衆數千附于南陽王保水經渭水注曰隴山西南降隴城有松多川水經注釋曰一淸案松多胡名也晉大興二年屠各胡松多起兵附晉王保據草壁劉曜攻拔之松多奔隴城是也孫潛水經注校本曰松多水在今秦安保以其將楊曼爲雍州刺史王連爲扶風太守據陳倉張顗爲新平太守周庸爲安定太守據陰密松多下草壁秦隴氐羌多歸之讀史方輿紀要五十八曰草壁戍胡氏曰在陰密東曜遣其車騎劉雅平西劉厚

攻楊曼于陳倉二旬不剋曜率中外精銳以赴之行次雍城太史令弁廣明言於曜曰昨夜妖星犯月師不宜行乃止勅劉雅等攝圍固壘以待大軍地震長安尤甚時曜妻羊氏有殊寵頗與政事陰有餘之徵也三年曜發雍攻陳倉曼連謀曰諜者適還云其五牛旗建多言胡主自來其鋒恐不可當也吾糧廪既少無以支久若頓軍城下圍人百日不待兵刃而吾自滅不如率見衆以一戰如其勝也關中不待檄而至如其敗也一等死早晚無在遂盡衆背城而陣爲曜所敗王連死之楊曼奔于南氏曜進攻草壁又陷之松多奔隴城進陷安定

保懼遷于桑城氐羌悉從之曜振旅歸于長安署劉雅
爲大司徒晉將李矩襲金墉剋之曜左中郎將宋始振
威宋恕降于石勒署其大將軍廣平王岳爲征東大將
軍鎮洛陽會三軍疫甚岳遂屯澠池石勒遣石生馳應
宋始等軍勢甚盛曜將尹安趙愼等以洛陽降生岳乃
班師鎮于陝城西明門內大樹風吹折經一宿樹撥變
爲人形髮長一尺鬚眉長三寸皆黃白色有斂手之狀
亦有兩腳著裙之形御覽一百十九引十六國春秋前趙錄裙作履惟無目鼻
每夜有聲十日而生柯條遂成大樹枝葉甚茂長水校
尉尹車謀反潛結巴酋徐庫彭曜乃誅車囚庫彭等五

千餘人于阿房將殺之光祿大夫游子遠固諫（御覽三百七十九引十六國春秋前趙錄曰游子遠幼姿貌聰亮好學年十五至洛陽張華見而奇之曰此兒雅潔洪方精公才也）曜不從子遠叩頭流血曜大怒幽子遠而盡殺庫彭等尸諸街巷之中十日乃投之於水於是巴氏盡叛推巴歸善王句渠知為主四山羌氐巴羯應之者三十餘萬關中大亂城門晝閉子遠又從獄表諫曜怒甚毀其表曰大荔奴不憂命在須臾猶敢如此嫌死晚邪叱左右速殺之劉雅朱紀呼延晏等諫曰子遠幽而尙諫者所謂忠於社稷不知死之將至陛下縱弗能用柰何殺之若子遠朝誅臣等亦暮死以彰陛下過差之咎天下

之人皆當去陛下蹈西海而死耳陛下復與誰居乎曜意解乃赦之於是勑內外戒嚴將親討渠知子遠進曰陛下誠能納愚臣之計者不勞大駕親動一月之中可使淸定曜曰卿試言之子遠曰彼匪有大志希竊非望也但逼於陛下峻網耳今死者不可追莫若赦諸逆人之家老弱沒奚官者使迭相撫育聽其復業大赦與之更始彼生路旣開不降何待若渠知自以罪重不卽下者願假臣弱兵五千以爲陛下梟之不敢勞陛下之將帥也不爾者今賊黨旣衆彌川被谷雖以天威臨之恐非年歲可除曜大悅以子遠爲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

三司都督雍秦征討諸軍事大赦境內子遠次子雍城降者十餘萬進軍安定氐羌悉下惟句氐宗黨五千餘家保于陰密進攻平之遂振旅循隴右陳安郊迎先是上郡氐羌十餘萬落保嶮不降酋大虛除權渠自號秦王子遠進師至其壁下權渠率眾來距五戰敗之權渠恐將降其子伊餘大言於眾曰往劉曜自來猶無若我何況此偏師而欲降之率勁卒五萬晨壓壘門左右勸戰子遠曰吾聞伊餘之勇當今無敵士馬之彊復非其匹御覽三百三十引十六國春秋作吾聞伊餘有專諸之勇慶忌之捷士馬之强人百非敵又其父新敗怒氣甚盛且西戎剽勁御覽三百三十引十六國春秋作西戎勁悍鋒

鋭不可擬也不如緩之使氣竭而擊之（御覽三百三十引十六國春秋作使氣竭而擊之此曹劌之勝也）乃堅壁不戰伊餘有驕色子遠候其無備夜誓衆蓐食（御覽三百三十引十六國春秋作夜分誓衆秣馬蓐食）晨大風霧子遠曰天贊我也躬先士卒埽壁而出遲明覆之（御覽三百三十引十六國春秋作遲明設覆而戰）生擒伊餘悉俘其衆權渠大懼被髪割面而降子遠啟曜以權渠爲征西將軍西戎公分徙伊餘兄弟及其部落二十餘萬口于長安西戎之中權渠部最强皆稟其命而爲寇暴權渠既降莫不歸附曜大悅讌羣臣于東堂語及平生泫然流涕遂下書曰蓋褒德惟舊聖后之所先念惠録孤明王之恆典是

以世祖草創河北而致封於嚴尤之孫魏武勒兵梁宋追慟於橋公之墓前新則大司徒烈愍公崔岳中書令曹恂晉陽太守王忠太子洗馬劉綏等或識朕於童齔之中或濟朕於艱窘之極言念君子實傷我心詩不云乎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岳漢昌之初雖有褒贈屬否運之際禮章莫備今可贈岳使持節侍中大司徒遼東公恂大司空南郡公綏左光祿大夫平昌公忠鎮軍將軍安平侯並加散騎常侍但皆巳墓夷滅申哀莫由有司其速班訪岳等子孫授以茅土稱朕意焉初曜之亡與曹恂奔於劉綏綏匿之於書匱載送於忠忠送之朝鮮

歲餘飢窘變姓名客爲縣卒岳爲朝鮮令見而異之推
問所由曜叩頭自首流涕求哀岳曰卿謂崔元嵩不如
孫賓碩乎何懼之甚也今詔捕卿甚峻百姓閒（元作問）不
可保也此縣幽僻勢能相濟縱有大急不過解印綬與
卿俱去耳吾既門衰無兄弟之累身又薄祜未有兒子
卿猶吾子弟也勿爲過憂大丈夫處身立世鳥獸投人
要欲濟之而況君子乎給以衣服資供書傳曜遂從岳
質通疑滯恩顧甚厚岳從容謂曜曰劉生姿宇神調命
世之才也四海脫有微風搖之者英雄之魁卿其人矣
曹恂於屯厄之中事曜有君臣之禮故皆德之曜立

太學於長樂宮東小學於未央宮西簡百姓年二十五已下十三已上神志可教者千五百人選朝賢宿儒明經篤學以教之以中書監劉均領國子祭酒置崇文祭酒秩次國子散騎侍郎董景道以明經擢爲崇文祭酒以游子遠爲大司徒曜命起酆明觀立西宮建陵霄臺於滈池御覽一百七十五趙書曰劉曜召撫殿巧手三千人發陽平等十郡車牛五千乘運土築建德殿臺又將於霸陵西南營壽陵侍中喬豫和苞上疏諫曰隋志霸史類和苞漢趙記十卷唐志作十二卷宋志止一卷史通正史篇曰劉曜時平輿子和苞撰漢趙記十篇事止當年不終曜滅忤時篇日劉石僭號方委策於和張臣聞人主之興作也必仰準乾象俯順人時是以衛文承亂亡之後宗廟社稷

流漂無所而猶上候營室以構楚宮彼其急也猶尙若
茲故能興康叔武公之迹以延九百之慶也奉詔書將
營鄴明觀市道芻蕘咸以非之日一觀之功可以平涼
州矣又奉勅旨復欲擬阿房而建西宮模瓊臺而起陵
霄此則費萬鄴明功億前役也以此功費亦可以吞吳
蜀翦齊魏矣陛下何爲於中興之日而蹤亡國之事自
古聖王人誰無過陛下此役實爲過舉過貴在能改終
之實難又伏聞勅旨將營建壽陵周迴四里御覽一百十九引十
六國春秋前趙錄下深二十五丈以銅爲棺槨黃金飾
四里作四十里
之恐此功費非國內所能辦也且臣聞堯葬穀林市不

改肆顓頊葬廣陽御覽一百十九引十六國春秋前趙錄誤作高陽水經淇水注曰淇水又北逕白祀山東歷廣陽里逕顓頊冢西注云俗謂之殷王陵非也帝王世紀曰顓頊葬東郡頓丘城南廣陽里大冢者是也下不及泉聖王之於一作所終也如是秦皇下錮三泉周輪七里御覽一百十九引十六國春秋前趙錄輪作逾身亡之後毀不旋踵闔主之於終也如此向雖石椁孔子以為不如速朽王孫倮葬識者嘉其矯世自古無有不亡之國不掘之墓故聖王知厚葬之招害也故不為之臣子之於君父陵墓豈不欲高廣如山岳哉但以保全始終安固萬世為優耳興亡奢儉固然於前惟陛下覽之曜大悅下書曰二侍中懇懇有古人之風烈矣可謂社稷之臣也非

二君朕安聞此言乎以孝明於承平之世四海無虞之日尙納鍾離一言而罷北宮之役況朕之闇眇當今極獘而可不敬從明誨乎今勑悉停壽陵制度一遵霸陵之法詩不云乎無言不酬無德不報其封豫安昌子苞平與子並領諫議大夫可敷告天下使知區區之朝思聞過也自今政法有不便於時不利社稷者其詣闕極言勿有所諱省鄭水固以與貧戶終南山崩長安人劉終於崩所得白玉方一尺有文字曰皇亡皇亡敗趙昌井水竭構五梁咢酉小衰困嬲喪嗚呼嗚呼赤牛奮靷其盡乎時羣臣咸賀以爲勒滅之徵曜大悅齋七日而

後受之於太廟書鈔一百三十一趙書曰劉聰於龍門河水中得一玉璽文曰永訛刻昌曜以為天賜劍璽齋九日而受之案此二事相類故附注之天賜劍璽卽謂營泠王獻劍與得此玉璽也大赦境內以終為奉瑞大夫中書監劉均進曰臣聞國主山川故山崩川竭君為之不舉終南京師之鎮國之所瞻無故而崩其凶焉可極言昔三代之季其災也如是今朝臣皆言祥瑞臣獨言非誠上忤聖旨下違衆議然臣不達大理竊所未同何則玉之於山石也猶君之於臣下山崩石壞象國傾人亂皇亡皇亡敗趙昌者此言皇室將為趙所敗趙因之而昌今大趙都於秦雍而勒跨全趙之地趙昌之應當在石勒不在我也井水竭構五

梁者井謂東井秦之分也五謂五車梁謂大梁五車大梁趙之分也此言秦將竭滅以構成趙也号者歲之次名作号也言歲馭作号酉之年當有敗軍殺將之事困謂困敦歲在子之年名玄囂亦在子之次言歲馭於子國當喪亡赤牛奮靷謂赤奮若在丑之歲名也牛謂牽牛東北維之宿丑之分也言歲在丑當滅亡盡無復遺也（水經渭水注作此國滅之象其可賀乎）此其誡悟蒸蒸欲陛下勤脩德化以禳之縱爲嘉祥尙願陛下夕惕以荅之書日雖休勿休願陛下追蹤周旦盟津之美捐鄗號公夢廟之凶謹歸沐浴以待妖言之誅曜憮然改容御史劾均狂言

晉說誣罔祥瑞請依大不敬論曜曰此之災瑞誠不可
知深戒朕之不德朕收其忠惠多矣何罪之有乎曜親
征氐羌仇池楊難敵率衆來距前鋒擊敗之難敵退保
仇池仇池諸氐羌多降於曜曜後復西討楊韜于南安
韜懼與隴西太守梁勛等降于曜皆封列侯使侍中喬
豫率甲士五千遷韜等及隴右萬餘戶于長安曜又進
攻仇池時曜寢疾兼癘疫甚議欲班師恐難敵躡其後
乃以其尚書郎王獷爲光國中郎將使于仇池以說難
敵難敵於是遣使稱藩曜大悅署難敵爲使持節侍中
假黃鉞都督益寧南秦涼梁巴六州隴上西域諸軍事

上大將軍益寍南秦三州牧領護南氐校尉寍羌中郎將武都王子弟爲公侯列將二千石者十五人華陽國志二曰左賢王劉曜破長安丞相平昌公上隴據天水茂搜饋平昌公拜茂搜長子難敵征南將軍少子堅頭龍驤將軍家裁記不言爲征南將軍蓋有闕略陳安請朝曜以疾篤不許安怒且以曜爲死也遂大掠而歸曜疾甚篤馬輿而還使其將呼延寔監輜重於後陳安率精騎要之于道寔奔戰無路與長史魯憑俱沒于安安囚寔而謂之曰劉曜已死子誰輔哉孤當與足下終定大業寔叱安曰狗輩汝荷人榮寵處不疑之地前背司馬保今復如此汝自視何如主上憂汝不久梟首上邽通衢何謂大業可速殺我

懸我首於上邽東門觀大軍之入城也安怒遂殺之以魯憑爲參軍又遣其弟集及將軍張明等率騎二萬追曜曜衛軍呼延瑜逆戰擊斬之悉俘其衆安懼馳還上邽曜至自南安陳安使其將劉烈趙罕襲汧城拔之西州氐羌悉從安安士馬雄盛衆十餘萬自稱使持節大都督假黃鉞大將軍雍涼秦梁四州牧涼王以趙募爲相國領左長史魯憑對安大哭曰吾不忍見陳安之死也安怒命斬之憑曰死自吾分懸吾頭於秦州通衢觀趙之斬陳安也遂殺之曜聞憑死悲慟曰賢人者天下之望也害賢人是塞天下之情夫承平之君猶不敢乖

臣妾之心況於四海平陳安今於招賢探哲之秋而害君子絶當時之望吾知其無能爲也休屠王石武以桑城降曜大悅署武爲使持節都督秦州隴上雜夷諸軍事平西大將軍秦州刺史封酒泉王曜后羊氏死僞謚獻文皇后羊氏內有特寵外參朝政生曜三子熙襲闡曜始禁無官者不聽乘馬祿八百石已上婦女乃得衣錦繡自季秋農功畢乃聽飲酒宗廟社稷之祭不得殺牛周家祿校勘記曰當云非宗廟社稷之祭不得殺牛故下云犯者皆死不然宗廟社稷之祭有國者主之又誰得而犯其禁令耶犯者皆死曜臨太學引試學生之上第者拜郎中武功男子蘇撫陝男子伍長平並化爲女子石

言於陝若言勿東者唯將葬其父及妻親如粟邑以規度之負土爲墳其下周迴二里作者繼以脂燭怨呼之聲盈于道路魏書劉聰傳曰營其父及妻二塚周回二里迫督役徒繼以脂燭百姓嗥哭盈於道路又更增九十尺冢前石人有聲言慎游子遠諫曰臣聞聖主明王忠臣孝子之於終葬也棺足周身槨足周棺藏足周槨而已不封不樹爲無窮之計伏惟陛下聖慈幽被神鑒洞遠每以淸儉恤下爲先社稷資儲爲本今二陵之費至以億計計六萬夫百日作所用六百萬功二陵皆下錮三泉魏書劉聰傳下錮作下洞上崇百尺積石爲山增土爲阜發掘古冢以千百數御覽八百七十六引十六國春秋曰劉曜葬其父母費用億計發掘古冢暴骸原野

哭聲盈衢大霖雨
震曜父墓門屋役夫呼嗟氣塞天地暴骸原野哭聲
盈衢臣竊謂無益於先皇先后而徒喪國之儲力陛下
脫仰尋堯舜之軌者則功不盈百萬費亦不過千計下
無怨骨上無怨人先帝先后有太山之安陛下饗舜禹
周公之美惟陛下察焉曜不納乃使其將劉岳等帥騎
一萬迎父及弟暉喪於太原疫氣大行死者十三四上
洛男子張盧死二十七日有盜發其冢者盧得蘇曜葬
其父墓號永垣陵葬妻羊氏墓號顯平陵大赦境內殊
死已下賜人爵二級孤老貧病不能自存者帛各有差
太寧元年陳安攻曜征西劉貢於南安休屠王石武自

桑城將攻上邽以解南安之圍安聞之懼馳歸上邽遇於瓜田武以眾寡不敵奔保張春故壘安引軍追武曰叛逆胡奴要當生縛此奴然後斬劉貢武閉壘距之貢敗安後軍俘斬萬餘安馳還赴救貢逆擊敗之俄而武騎大至安眾大潰收騎八千奔于隴城貢乃留武督後眾躬先士卒戰輒敗之遂圍安于隴城御覽二百九十九蕭方等三十國春秋曰陳安奔隴城前趙將劉貢馳將追之石虎止貢曰窮寇歸兵不可追也我士卒適勝皆已怠矣以騎急之卒當致死之眾恐無萬全之利貢曰不然彼銳氣盡矣眾心死沮人懷苟免莫有關志我卒乘猛氣甚盛皆一當十豈其衰沮之餘所能抗也貢躬先士卒戰輒敗之遂圍安于隴城又四百六十五趙書曰劉曜討陳安於隴城安下小將劉牙趙牢路松多堅戍不下城內得安安死力案貢與貢以形近致譌石虎唐人避諱改石

武興石季龍同名水經禹貢山水澤地所在注曰都野澤水又東北逕馬城東城即休屠縣之故城也本匈奴休屠王都讀史方輿紀要六十三曰休屠城在涼州衛東十六國疆域志曰上邽有張春故壘大雨霖震曜父墓門屋大風飄發其父寢堂于垣外五十餘步曜避正殿素服哭于東堂五日御覽七百六十七晉中興書曰泰寧元年五月大風吹劉曜太廟瓦垣外數十步其欒梁栱桷無離者瓦亦不毀曜素服五日又八百七十六引十六國春秋日松柏衆木植已成林至是悉枯死使其鎮軍劉襲太常梁胥等繕復之松柏衆木植已成林至是悉枯署其大司馬劉雅爲太宰加劒履上殿入朝不趨讚拜不名給千兵百騎甲仗百人入殿增班劒六十人前後鼓吹各二部曜親征陳安圍安于隴城安頻出挑戰累擊敗之斬獲八千餘

級右軍劉斡攻平襄尅之隴上諸縣悉降曲赦隴右殊死已下惟陳安趙募不在其例安留楊伯支姜冲兒等守隴城帥騎數百突圍而出欲引上邽平襄之眾還解隴城之圍安既出知上邽被圍平襄已敗乃南走陝中曜使其將軍平先丘中伯率勁騎追安頻戰敗之俘斬四百餘級安與壯士十餘騎於陝中格戰安左手奮七尺大刀右手執丈八蛇矛類聚六十御覽三百五十四靈鬼志曰有給使陳安者常乘一赤馬俊快非常雙手持二刀皆長七尺馳馬運刀所向披靡近交則刀矛俱發輒害五六遠則雙帶鞬服左右馳射而走御覽七百四十四引十六國春秋趙錄五六作六七鞬服作兩鞬平先亦壯健絕人勇捷如飛與安搏

戰三交奪其蛇矛而退會日暮雨甚安棄馬與左右五六人步踰山嶺匿于溪澗翌日尋之遂不知所在會連雨始霽輔威呼延清尋其徑迹斬安于澗曲通鑑晉紀作呼延青人曜大悅安善於撫接吉凶夷險與衆同之及其死隴上歌之曰隴上壯士有陳安軀幹雖小腹中寬書鈔一百二十一四引靈鬼志作頭小而狹腹中寬類聚十九引趙書隴上壯士作隴城健兒惟談在諸日之上御覽四百六十五亦引作健兒軀幹作體幹又六十引靈鬼志作隴上健兒字陳安頭細面狹腸中寬又四百九十六引和苞漢趙記亦作壯士愛養將士同心肝驦驄父馬鐵瑕鞍御覽三百五十三引趙書作騄驄馬鐵鏤鞍又四百六十五引作騄驄駿馬鐵鐻鞍七尺大刀奮如湍御覽四百六十五引趙書作七尺大刀配齊鐶丈八蛇矛左右盤書鈔一百二十四引靈鬼志蛇

矛作大矟類聚六十御覽三百五十四引靈鬼志又作大槊十蹀十決無當前戰始三交失蛇矛棄我騧驄竄巖幽御覽四百六十五引作十蹀十決無當前百騎俱出如雲浮追者千萬騎悠悠弢紆紹伍衝紆戰始三交失蛇矛十騎俱蕩九騎留弃我騾驄棼巖悲天大降兩追者休阿阿鳴呼奈子何鳴呼阿阿奈子何爲我外援而懸頭西流之水東流河一去不還奈子何曜聞而嘉傷命樂府歌之楊伯支斬姜沖兒以隴城降宋亭斬趙募以上邽降徙秦州大姓楊姜諸族二千餘戶于長安氐羌悉下並送質任時劉岳與涼州刺史張茂相持于河上曜自隴長驅至西河戎卒二十八萬五千臨河列營百餘里中鍾鼓之聲沸河動地自古軍旅之盛未有斯比茂臨河諸戍皆

望風奔退揚聲欲百道俱渡直至姑臧涼州大怖人無固志諸將咸欲速濟曜曰吾軍旅雖盛不踰魏武之東也畏威而來者三有二焉中軍宿衛已皆疲老不可用也張氏以吾新平陳安師徒殷盛以形聲言之非彼五郡之衆所能抗也必怖而歸命受制稱藩吾復何求卿等試之不出中旬張茂之表不至者吾爲負卿矣茂懼果遣使稱藩獻馬一千五百匹牛三千頭羊十萬口黃金三百八十斤銀七百斤女妓二十人及諸珍寶珠玉方域美貨不可勝紀曜大悅使其大鴻臚田崧署茂使持節假黃鉞侍中都督涼南北秦梁益巴漢隴右西域

雜夷匈奴諸軍事太師領大司馬涼州牧領西域大都
護護氏羌校尉涼王曜至自河西遣胡元增其父及妻
墓高九十尺晉鈔一百六十崔鴻前趙錄曰劉曜遣將作大匠勳胡元增永吳之識光顯平二陵高九十尺冢前石人若有言愼聲胡元親聞之楊難敵以陳安既平內懷危懼
奔于漢中華陽國志二日時平昌公爲劉曜所破陳安作賊於時并氐傻如一國茂搜死敵堅代爲主數歲劉曜自攻武都敵堅南奔鎭西劉厚追擊之獲其輜重千餘兩
士女六千餘人還之仇池曜以大鴻臚田崧爲鎭南大
將軍益州刺史鎭仇池以劉岳爲侍中都督中外諸軍
事進封中山王初靳準之亂曜世子胤沒于黑匿郁鞠
部至是胤自言郁鞠大驚資給衣馬遣子送之曜對胤

悲慟嘉郁勒忠款署使持節散騎常侍忠義大將軍左賢王肖字義孫美姿貌善機對年十歲身長七尺五寸眉鬢如畫聰奇之謂曜曰此兒神氣豈同義眞乎固當應爲卿之冢嫡卿可思文王廢伯邑考立武王之意也曜曰臣之藩國僅能守祭祀便足矣不可以亂長幼之倫也聰曰卿勳格天地國兼百城當世祚太師受專征之任五侯九伯得專征之者卿之子孫柰何言同諸藩國也義眞既不能遠追太伯高讓之風吾不過爲卿封之以一國義眞曜子儉之字也於是封儉爲臨海王立肖爲世子肖雖少離屯難流蹟殊荒而風骨俊茂爽朗

卓然身長八尺三寸髮與身齊多力善射驍捷如風雲曜因以重之其朝臣亦屬意焉曜於是顧謂羣下曰義孫可謂歲寒而不凋涅而不淄者矣義光雖先已樹立然沖幼儒謹恐難乎爲今世之儲貳也懼非所以上固社稷下愛義光義孫年長明德又先世子也朕欲遠追周文近蹤光武使宗廟有太山之安義光饗無疆之福於諸卿意如何其太傅呼延晏等咸曰陛下遠擬周漢爲國家無窮之計豈惟臣等賴之實亦宗廟四海之慶左光祿卜泰太子太保韓廣等進曰陛下若以廢立爲是也則不應降日月之明垂訪羣下若以爲疑也固思

閒臣等異同之言竊以誠廢太子非也何則昔周文以
未建之前擇聖表而超樹之可也光武緣母色而廢立
豈足爲聖朝之模範光武誠以東海纂統何必不如明
帝皇子肖文武才略神度弘遠信獨絕一時足以擬蹤
周發然太子孝友仁慈志尚沖雅亦足以堂負聖基爲
承平之賢主何況儲宮者六合八神所繫望也不可輕
以廢易陛下誠實爾者臣等有死而已未敢奉詔唯默
然肖前泣曰慈父之於子也當務存尸鳩之仁何可替
熙而立臣也陛下謬恩乃爾者臣請死於此以明赤心
且陛下若愛忘其醜以臣微堪指授亦當能輔導義光

御遊聖軌因歔欷流涕悲感朝臣曜亦以太子羊氏所生羊有寵哀之不忍廢乃止追謚前妻卜氏爲元悼皇后胤之母也卜泰胤之舅曜嘉之拜上光祿大夫儀同三司領太子太傅封胤爲永安王署侍中衛大將軍都督二宮禁衛諸軍事開府儀同三司錄尚書事領太子太傅號曰皇子命熙於胤盡家人之禮時有鳳皇將五子翔於故未央殿五日悲鳴不食皆死曜立后劉氏石勒將石他自鴈門出上郡襲安國將軍北羌王盆句除俘三千餘落獲牛馬羊百餘萬而歸曜大怒投袂而起是日次于渭城遣劉岳追之曜次于富平爲岳聲援岳

及石他戰于河濱敗之讀史方輿紀要六十一曰河濱戍在故勝州東南古榆林縣地或曰古河濱戍也斬他及其甲士一千五百級赴河死者五千餘人悉收所虜振旅而歸楊難敵自漢中還襲仇池尅之執田崧立之於前難敵左右叱崧令拜崧瞋目叱之曰氐狗安有天子牧伯而向賊拜乎難敵曰子岱吾當與子終定大事子謂劉氏可為盡忠吾獨不可乎崧厲色大言曰若賊氐奴才安敢欲希覬非分吾寧為國家鬼豈可為汝臣何不速殺我顧排一人取其劍前刺難敵不中為難敵所殺曜遣劉岳攻石生于洛陽配以近郡甲士五千宿衛精卒一萬濟自盟津鎮東呼延謨率

荆司之眾自﨑澠而東岳攻石勒盟津石梁二戍剋之斬獲五千餘級進圍石生于金墉石季龍率步騎四萬入自成皐關岳陳兵以待之戰于洛西岳師敗績岳中流矢退保石梁季龍遂塹柵列圍遏絕內外岳眾飢甚殺馬食之季龍又敗呼延謨斬之曜親率軍援岳季龍率騎三萬來距曜前軍劉黑大敗季龍將石悆于八特坂周家祿校勘記曰悆即石聰當作聰讀史方輿紀要四十八日八特坂在新安縣東水經注澗水經新安縣東南東北流經函谷東阪謂之八特阪曜次于金谷夜無故大驚軍中潰散乃退如澠池夜中又驚士卒奔潰遂歸長安季龍執劉岳及其將王騰等八十餘人幷氐羌三千餘人送于

襄國坑士卒一萬六千曜至自漽池素服郊哭七日乃
入城武功豕生犬上邽馬生牛及諸妖變不可勝記曜
命其公卿各舉博識直言之士一人司馬劉均舉參軍
臺產曜親臨東堂遣中黃門策問之產極言其故曜覽
而嘉之引見東堂訪以政事產流涕歔欷具陳災變之
禍政化之闕辭旨諒直曜改容禮之即拜博士祭酒諫
議大夫領太史令其後所言皆驗曜彌重之歲中三遷
歷位尚書光祿大夫太子少師位特進曜署劉胤為大
司馬進封南陽王以漢陽諸郡十三為國置單于臺于
渭城拜大單于置左右賢王已下皆以胡羯鮮卑氐羌

豪桀爲之雖自還長安憤恚發病至是疾瘳曲赦長安殊死已下署其汝南王劉咸爲太尉錄尚書事光祿大夫劉綏爲大司徒卜泰爲大司空曜妻劉氏疾甚曜親省臨之問其所欲言劉泣曰妾叔父昶無子妾少養於叔恩撫甚隆無以報德願陛下貴之妾叔皚女芳有德色願備後宮曜許之言終而死僞謚獻烈皇后以劉昶爲使持節侍中大司徒錄尚書事進封河南郡公封昶妻張氏爲慈鄉君立劉皚女芳爲皇后（御覽一百四十二引十六國春秋前趙錄曰劉皇后侍中皚女年十三長七尺八寸手垂過膝髮與身齊姿德才色邁於別后衆皚與愷未知孰是）追念劉氏之言也俄署驃騎劉述爲大司徒劉昶爲

太保召公卿已下子弟有勇幹者爲親御郎被甲乘鎧馬動止自隨以充折衝之任侚書郝述都水使者支當等固諫曜大怒鴆而殺之咸和三年夜夢三人金面丹脣東向逡巡不言而退曜拜而履其跡旦召公卿已下議之朝臣咸賀以爲吉祥惟太史令任義進曰三者歷運統之極也東爲震位王者之始次也金爲兌位物衰落也脣丹不言事之畢也逡巡揖讓退舍之道也爲之拜者屈伏於人也履跡而行慎不出疆也東井秦分也五車趙分也秦兵必暴起亡主喪師留敗趙地遠至三年近七百日其應不遠願陛下思而防之曜大懼於是

躬親二郊飾繕神祠望秩山川靡不周及大赦殊死已下復百姓租稅之半長安自春不雨至於五月曜遣其武衞劉朗率騎三萬襲楊難敵于仇池弗剋掠三千餘戶而歸張駿聞曜軍爲石氏所敗乃去曜官號復稱晉大將軍涼州牧遣金城太守張閬及枹罕護軍辛晏將軍韓璞等晉書校文五曰攷張駿傳是役駿所遣將有武興太守辛巖無枹罕護軍辛晏率衆數萬人自大夏攻掠秦州諸郡曜遣劉胤率步騎四萬擊之夾洮相持七十餘日冠軍呼延那雞率親御郎二千騎絕其運路胤濟師逼之璞軍大潰奔還涼州胤追之及于令居斬級二萬張閬辛晏率衆數萬降于曜皆

拜將軍封列侯石勒遣石季龍率衆四萬自軹關西入伐曜河東應之者五十餘縣進攻蒲坂曜將東救蒲坂懼張駿楊難敵承虛襲長安遣其河間王述發氐羌之衆屯于秦州曜盡中外精銳水陸赴之自衛關北濟御覽一百十九引十六國春秋前趙錄衛關作潼關讀史方輿紀要五十二曰衛關史誤作衛關季龍懼引師而退追之及于高候大戰敗之斬其將軍石瞻枕尸二百餘里收其資仗億計季龍奔于朝歌曜遂濟自太陽攻石生于金墉地理志作大陽書鈔一百十三晉中興書曰劉曜進圍石生于金墉城守百餘日御覽三百二十六引二石僞事曰劉曜射領將士二十七萬衆大舉征勒勒養子生爲衛將軍領三千人鎮洛金墉城曜攻生城不能下不生覺勒軍卒至讀史方輿紀要四十八日大陽津在陝州西北三里黃

河津之處潰決千金堨以灌之曜不撫士眾專與嬖臣飲博左右或諫曜怒以為妖言斬之大風拔樹昏霧四塞聞季龍進據石門續知勒自率大眾已濟始議增滎陽戍杜黃馬關水經河水五注曰河水右逕黃馬阪北謂之黃馬關又東逕旋門阪北讀史方輿紀要四十七日黃馬關在汜水縣西十五里俄而洛水候者與勒前鋒交戰擒羯送之曜問曰大胡自來邪其眾大小復如何羯曰大胡自來軍盛不可當也曜色變使攝金墉之圍魏書劉聰傳攝作解陳于洛西南北十餘里曜少而淫酒末年尤甚勒至曜將戰飲酒數斗常乘赤馬無故跼頓乃乘小馬比出復飲酒斗餘至於西陽門撝元作僞陣就平勒將石堪因而乘

之師遂大潰曜昏醉奔退馬陷石渠墜于冰上被瘡十餘通中者三爲堪所執送于勒所御覽六十八田融趙書日劉曜攻石勒將及戰曜飲醉乘大赤馬無故跼蹶不可近於是退赤馬又合陣敗走曜體素壯馬小不勝陷冰爲石堪所擒也又三百二十六引二石僞事日天曉曜軍當攻金城勒軍入正與曜軍相遇卽交戰曜軍大破登時生擒曜身曜曰石王憶重門之盟不勒使徐光謂曜曰御覽三百五十九趙書日徐光字季武頓丘人父以牛醫爲業年十四五爲將軍王陽秣馬但書馬柳屋柱爲詩頌不視馬事又二百二十後趙錄日光但書柱作詩賦左右以白勒勒令召光付紙筆光立爲頌賜衣服今日之事天使其然復云何邪幽曜于河南丞廨使金瘡醫李永療之歸于襄國曜瘡甚勒載以馬輿使李永與同載北苑市三老孫機上禮求見曜勒許之機進酒于曜曰僕

谷王關右稱帝皇當持重保土疆輕用兵敗洛陽祚運窮天所亡開大分持一觴曜曰何以健邪當爲翁飲勒聞之悽然改容曰亡國之人足令老叟數之舍曜于襄國永豐小城給其妓妾嚴兵圍守遣劉岳劉震等乘馬從男女衣帽以見曜曜曰久謂卿等爲灰土石王仁厚全宥至今而我殺石生負盟之甚十七史商榷五十二日石生當作石他上文言石勒將石他自雁門出上郡襲安國將軍北羌王俘三千餘落而歸曜怒遣劉岳追之及石他戰於河濱敗之斬他若石生則鎮關中爲石季龍所攻其部下殺之於雞頭山事見後載記五石宏傳中其時去劉曜爲石勒所殺已甚久案周家祿校勘記謂石生爲石瞻之誤不及王氏爲碻今日之禍自其分耳留宴終日而去勒諭曜與其太子熙書御覽一百二十九引十六國

春秋前趙錄熙作眦下文熙字亦均作眦凡令速降之曜但勅熙與諸大臣
匡維社稷勿以吾易意也勒覽而惡之後爲勒所殺熙
及劉胤劉咸等議西保秦州尚書胡勳曰今雖喪主國
尙全完將士情一未有離叛可共幷力距險走未晚也
胤不從怒其沮衆斬之遂率百官奔于上邽魏書劉聰傳作曜子
眦率百官棄長安西走秦州案御覽引十六國春秋劉熙作眦魏書亦作眦字熙與眦字形不類未知孰誤
厚劉策皆捐鎭奔之關中擾亂將軍蔣英辛恕擁衆數
十萬據長安遣使招勒勒遣石生率洛陽之衆以赴之
胤及劉遵率衆數萬自上邽將攻石生于長安隴東武
都安定新平北地扶風始平諸郡戎夏皆起兵應胤胤

次于仲橋讀史方輿紀要五十三曰仲橋城在醴泉縣東三十里胡氏曰鄭國渠經仲山下渠上有橋謂之仲橋在九嵕山東石生固守長安勒使石季龍率騎二萬距屑戰於義渠讀史方輿紀要五十七曰義渠城在寍州西北春秋時爲義渠國爲季龍所敗死者五千餘人屑奔上邽季龍乘勝追戰枕尸千里上邽潰季龍執其僞太子熙南陽王劉屑幷將相諸王等及其諸卿校公侯已下三千餘人皆殺之徙其臺省文武關東流人秦雍大族九千餘人于襄國又坑其王公等及五郡屠各五千餘人于洛陽曜在位十年而敗始元海以懷帝永嘉四年僭位至曜三世凡二十有七載以成帝咸和四年滅御覽一百十九引十六國春秋前趙錄作二十有六載案

元海於永興元年僭漢王位年號元熙永嘉二年僭皇帝位至咸和四年實二十六年劉聰僭號則在永嘉四年史文誤以元海當之與元海載記自相牴牾若以元海僭皇帝位爲始則至咸和四年共二十二年皆非二十七載也

史臣曰彼戎狄者人面獸心見利則棄君親臨財則忘仁義者也投之遐遠猶懼外侵而處以封畿窺我中釁昔者幽后不綱胡塵暗於戲水襄王失御戎馬生于關洛至于算强弱妙兵權體興衰知利害於我中華未可量也況元海人傑必致青雲之上許以殊才不居庸劣之下是以策馬鴻騫乘機豹變五部高嘯一旦推雄皇枝相害未有與之爭衡者矣伊秩啟興王之略骨都論

尅定之秋單于無北顧之懷獫狁有南郊之祭大哉天地茲爲不仁矣若乃習以華風溫乎雅度兼其舊俗則罕規模雖復石勒稱藩王彌效款終爲夷狄之邦未辨君臣之位至於不遠儒風虛襟正直則昔賢所謂并仁義而盜之者焉僞主斯亡玄明篡嗣樹恩戎旅旣總威權關河開曩日之疆士馬倍前人之氣然則信不由中自乖弘遠貌之爲美處事難終縱武窮兵殘忠害譽佞人方嚮並后載馳閻豎類於迴天凝科踰於炮烙遣豺狼之將逐鷹犬之師懸旌俯渭分麾陷洛鐵馬陵山胡旂遵渚粉忠貞於戎手聚搢紳於京觀先王井賦乃眷

維桑舊都宮室咸成茂草墜露沾衣行人洒泪若乃上古敦龎不親其子功成高讓歸諸有德爰及三代乃用干戈將以拯厥版蕩恭膺天命懿彼武王殷之列辟載旆乘時興兵誓野投焚既隕可以絶言而輕呂旁揮形弧三發豈若辔清蹕於常道之門馳金車於山陽之館故知黔首來蘇居今愛古白旗陳肆古不如今胡寇不仁有同豺豕役天子以行觴驅乘輿以執蓋庾珉之淚既盡辛賓加之以血若乃有生之貴處死爲難弘在三之義忘七尺之重主憂之恨畢命同歸自古篡奪於斯爲甚是以災氣呈形賊臣苞亂荒政民散可以危亡劉

聰竟得壽終非不幸也曜則天賚摅勇運偶（元作遇）時艱用
兵則王翦之倫好殺亦董公之亞而承基醜類或有可
稱子遠納忠高旌麾偃和苞獻直鄲明罷覲而師之所
處荊棘生焉自絕彊藩禍成勁敵天之所厭人事以之
駭戰士而背奔酌戎杯而不醒有若假手同乎拾芥豈
石氏之興歟何不支之甚也
贊曰惟皇不範邇甸居窮丹朱罕嗣冒頓爭雄胡旌颺
月朔馬騰風埃塵淮浦摅呼河宮未央朝寂譙門旦空
郭欽之慮辛有知戎

晉書斠注卷一百三

錢塘吳士鑑
烏程劉承幹　同注

載記第四

石勒上

石勒字世龍初名㔨魏書石勒傳作小字匐勒諸史攷異十日㔨匐聲之轉而字各異集韻人名晉有㔨督見石勒載記上黨武鄉羯人也其先匈奴別部羌渠之冑祖耶奕于父周曷朱一名乞翼加魏書石勒傳一名作一字御覽一五百七十五引十六國春秋作翼御並為部落小率勒生時赤光滿室白氣自天屬于中庭見者咸異之年十四隨邑人行販洛

陽倚嘯上東門東元本作都水經穀水注曰穀水逕建春門石橋下即上東門也一曰上升門晉曰建陽門晉書校文五曰洛陽城凡十二門東面最上者曰上東門見太平寰宇記所引晉書元本作上都門疑譌王衍見而異之顧謂左右曰向者胡雛吾觀其聲視有奇志恐將為天下之患馳遣收之會勒已去長而壯健有膽力雄武好騎射曷朱性凶麤案曷朱上當有周字不為羣胡所附每使勒代已督攝部胡愛信之魏書石勒傳曰勒壯健有膽略好騎射周曷朱每使代已督攝部胡所居武鄉北原山下元作上草木皆有鐵騎之象御覽四十五李穆叔趙記曰韓陽東北有五指山又十六國春秋曰石勒當生之時此山上草木皆為鐵騎之形又五十一王隱晉書石勒傳曰初勒鄉里所居原上地中石生日長類鐵之象讖[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劉[illegible][illegible]元和郡縣圖志十三曰故武鄉城石勒時築家園中生人參花葉甚

名姓因稱壘字今遺址尚存讀史方輿紀要十六日鹿鳴城在滑縣東北俗謂之逐明壘明石勒騎將也城因以名復東如赤龍騄驥諸苑中乘苑馬還掠繒寶以賂汲桑及成都王穎敗乘輿于蕩陰逼帝如鄴宮王浚以穎陵辱天子使鮮卑擊之穎懼挾惠帝南奔洛陽帝復爲張方所逼遷于長安關東所在兵起皆以誅穎爲名河閒王顒懼東師之盛欲輯懷東夏乃奏議廢穎是歲劉元海稱漢王于黎亭讀史舉正曰案劉淵初稱王于離石左國城次年乃徙屯黎亭穎故將陽平人公師藩等自稱將軍起兵趙魏眾至數萬勒與汲桑帥牧人乘苑馬數百騎以赴之桑始命勒以石爲姓勒爲名焉晉鈔一百六十崔鴻后魏機趙錄曰初晉太始中謠曰宮中大馬化爲驢

大石狎之不得舒又曰塗中有大石二丈許自立石勒命斷之有魚羊之文於是字玄羊藩拜勒爲前隊督世說識鑒篇注引勒別傳作左前督從攻平昌公模於鄴模使將軍馮嵩逆戰敗之藩濟自白馬而南濮陽太守苟晞討藩斬之案晞本傳時已爲征東大將軍領青州刺史傳亦無爲濮陽太守事此爲誤文南陽王模傳作又遣兗州刺史苟晞援之藩等散走蓋晞先爲兗州後遷青州也勒與桑亡潛苑中桑以勒爲伏夜牙門帥牧人劫掠郡縣繫囚又招山澤亡命多附勒勒率以應之桑乃自號大將軍稱爲成都王穎誅東海王越東瀛公騰爲名桑以勒爲前驅屢有戰功魏書石勒傳曰汲桑以勒爲伏夜牙門率牧人劫掠郡縣繫囚合軍以應之屯于平石署爲埽虜將軍忠明亭侯桑進軍攻鄴以勒爲前鋒都督魏書石勒

〔傳曰桑自號大將軍進攻鄴都督作都尉〕大敗騰將馮嵩因長驅入鄴遂害騰殺萬餘人掠婦女珍寶而去濟自延津南擊兗州越大懼使苟晞王讚等討之桑勒攻幽州刺史石尟於樂陵尟死之〔案當從懷帝紀及石尟墓碣作前幽州刺史〕乞活田禋帥眾五萬救尟〔周家祿校勘記曰田禋當作田甄據東海王越傳下同〕勒逆戰敗禋與晞等相持于平原陽平間數月大小三十餘戰互有勝負越懼次於官渡為晞聲援桑勒為晞所敗死者萬餘人乃收餘眾將奔劉元海冀州刺史丁紹要之于赤橋〔東海王越傳作丁劭十六國疆域志曰清淵縣有赤橋〕又大敗之桑奔馬牧勒奔樂平王師斬桑于平原時胡部大張匐督馮突莫等擁眾數

于壁于上黨勒往從之深爲所昵因說匐督曰劉單于舉兵誅晉部大距而不從豈能獨立乎曰不能勒曰如其不能者兵馬當有所屬今部落皆已被單于賞募往往聚議欲叛部大而歸單于矣宜早爲之計匐督等素無智略懼部眾之貳已也乃潛隨勒單騎歸元海元海署匐督爲親漢王莫突爲都督部大（周家祿校勘記曰上云馮莫突誤倒爲莫突）以勒爲輔漢將軍平晉王以統之勒於是命匐督爲兄賜姓石氏名之曰會言其遇已也烏丸張伏利度亦有眾二千壁于樂平元海屢招而不能致勒僞獲罪于元海因奔伏利度伏利度大悅結爲兄弟使勒率諸

胡寇掠所向無前諸胡畏服勒知眾心之附己也乃因會執伏利度告諸胡曰今起大事我與伏利度孰堪爲主諸胡咸以推勒勒於是釋伏利度率其部眾歸元海元海加勒督山東征討諸軍事以伏利度眾配之元海使劉聰攻壺關命勒率所統七千爲前鋒都督劉琨遣護軍黃秀等救壺關勒敗秀於白田秀死之通鑑晉紀黃秀作黃肅白田作封田考異曰從十六國春秋及劉琨集讀史方輿紀要四十二曰白田原在潞安府西北勒遂陷壺關元海命勒與劉零閻羆等七將率眾三萬寇魏郡頓丘諸壘壁多陷之假壘主將軍都尉簡強壯五萬爲軍士老弱安堵如故軍無私掠百姓懷之及元海僭

號遣使授勒持節平東大將軍校尉都督王如故勒并軍寇鄴鄴潰和郁奔于衛國執魏郡太守王粹于三臺

水經濁漳水篇曰漳水又東出山過鄴縣西注云城之西北有三臺皆因城爲之基巍然崇舉其高若山建安十五年魏武所起平坦略盡春秋古地云葵邱地名今鄴西三臺是也謂臺已平或更有見意所未詳中曰銅雀臺高十丈有屋百一閒王先謙水經注校本曰案李善文選魏都賦注云銅雀圍西有三臺中央銅雀臺高十丈有屋一百一閒亦曰中臺南有金虎臺高八丈有屋一百九閒亦曰南臺北則冰井臺亦高八丈亦曰北臺有屋一百四十五閒上有冰室室有數井藏冰及石墨又有粟窖及鹽窖縣本紆詠其言三臺名義制度詳晰如此溫飛卿有金虎臺詩云碧草連金虎青苔蔽石麟初學記引陸翽鄴中記作金獸臺時避虎諱故作獸而劉逵文選注曰南有金鳳臺則設也劉獻廷廣陽雜記曰方聲遠云攷鄴都三臺碑記銅雀已沒水中冰井尚餘其半金鳳上有與武閣乃獨存耳按齊文宣本紀天保九年八月改銅雀曰

金鳳金武曰聖應冰井曰崇光則金鳳銅雀一進攻逍也何以碑記之訛若此唐人避諱故以虎爲武
郡害冀州西部都尉馮沖攻乞活赦亭田禋于中丘皆
殺之元海授勒安東大將軍開府置左右長史司馬從
事中郎進軍攻鉅鹿常山害二郡守將陷冀州郡縣堡
壁百餘衆至十餘萬其衣冠人物集爲君子營乃引張
賓爲謀主始署軍功曹以刁膺張敬爲股肱䕫安孔萇
爲爪牙支雄呼延莫王陽桃豹逯明吳豫等爲將率使
其將張斯率騎詣并州山北諸郡縣說諸胡羯曉以安
危諸胡懼勒威名多有附者進軍常山分遣諸將攻中
山博陵高陽諸縣降之者數萬人王浚使其將祁弘帥

鮮卑段務塵等十餘萬騎討勒大敗勒于飛龍山死者萬餘勒退屯黎陽分命諸將攻諸未下及叛者降三十餘壁置守宰以撫之進寇信都害冀州刺史王斌懷帝紀作安北將軍於是車騎將軍王堪北中郎將裴憲自洛陽率眾討勒勒燒營并糧迴軍距之次于黃牛壘魏郡太守劉矩以郡附于勒勒使矩統其壘眾爲中軍左翼勒至黎陽裴憲棄其軍奔于淮南王堪退堡倉垣元海授勒鎮東大將軍封汲郡公持節都督王如故勒固讓公不受與閻羆攻圈苑市二壘陷之羆中流矢死勒并統其眾潛自石橋濟河攻陷白馬坑男女三千餘口東襲鄄

城害兗州刺史袁孚因攻倉垣陷之遂害堪渡河攻廣宗清河平原陽平諸縣降勒者九萬餘口復南濟河滎陽太守裴純奔于建業（周家祿校勘記曰紀作建鄴按晉世分秣陵爲建鄴改業爲鄴當作建鄴爲是）時劉聰攻河內勒率騎會之攻冠軍將軍梁巨于武德懷帝遣兵救之勒留諸將守武德與王桑逆巨於長陵巨請降勒弗許巨踰城而遁軍人執之勒馳如武德坑降卒萬餘數梁巨罪而害之（御覽三百八十六引十六國春秋後趙錄曰張彌字巨泰汲郡人晉永嘉中與梁臣戍武德城石勒攻之城潰彌隨例當坑大呼曰官當活健兒何以殺也曰有何健事而求活也彌曰武德西城上大聲督時警備嚴設使賊不入正是張彌勒笑曰降兒能爾正是奇健赦之案梁臣爲梁巨之誤）王師退還河北諸堡壁大震皆請降

送任于勒及元海死劉聰授勒征東大將軍并州刺史汲郡公持節開府都督校尉王如故勒固辭將軍乃止劉粲率衆四萬寇洛陽勒留輜重于重門魏書石勒傳作勒留長史刁膺統步卒九萬徙輜重于重門率騎二萬魏書石勒傳騎上有輕字會粲於大陽大敗王師於澠池魏書石勒傳作大敗晉監軍裴邈于澠池遂至洛川粲出轘轅勒出成皋關圍陳留太守王讚於倉垣爲讚所敗退屯文石津將北攻王浚會浚將王甲始晉書校文五日懷帝紀作王申始凡兩見御覽八六百七引前趙錄作王申亦不作甲二字形近不知誰誤王爲晉車騎將軍亦見前趙錄率遼西鮮卑萬餘騎敗趙固于津北魏書石勒傳作敗劉聰安北大將軍趙固于津北勒乃燒船棄營引軍向柏門迎重門輜重至于

石門濟河魏書石勒傳作合于石門而濟南攻晉豫州刺史馮嵩于陳郡不剋讀史方輿紀要十五日石門渠在任縣西北晉書地道記中丘縣有石門塞紀勝云石門塞邢州之險要也攻襄城太守崔曠於繁昌害之先是雍州流人王如侯脫嚴嶷等起兵江淮閒魏書石勒傳崔曠作崔廣害之作斬之聞起兵江淮閒下有受劉淵官位一句勒之來也懼遣衆一萬屯襄城以距勒擊敗之盡俘其衆勒至南陽屯于宛北山如懼勒之攻襄也使送珍寶車馬犒師結爲兄弟勒納之如與侯脫不平說勒攻脫勒夜令三軍雞鳴而駕晨歷宛門周家祿校勘記曰王如傳作宛門按時侯脫據宛勒又屯於宛北山宛門必宛門之誤攻之旬有二日而剋嚴嶷率衆救脫至則無及遂降于勒勒斬脫囚嶷送于平陽盡并

其衆軍勢彌盛勒南寇襄陽攻陷江西壘壁三十餘所留刁膺守襄陽御覽三百九十二引趙書作刀應又四百九十九引作刁應案刀爲刁之譌躬帥精騎三萬還攻王如憚如之盛遂趣襄城如知之遣弟璃率騎二萬五千詐言犒軍實欲襲勒勒逆擊滅之復屯江西蓋欲有雄據江漢之志也張賓以爲不可魏書石勒傳作右長史張賓勸勒北還弗從以賓爲參軍都尉領記室位次司馬專居中總事元帝慮勒南寇使王導率衆討勒勒軍糧不接死疫太半納張賓之策乃焚輜重裹糧卷甲渡沔寇江夏太守楊岠棄郡而走懷帝紀及宋何傳均作楊珉北寇新蔡害新蔡王確于南頓朗陵公何襲案何曾傳曾封

廣陵公蕤子劭嗣劭蕤子岐嗣傳不載岐之子孫疑蕤爲岐之子 廣陵公陳彰彰當作眕眕詳惠帝紀注 上黨太守羊綜廣平太守邵肇等率眾降于勒勒進陷許昌害平東將軍王康先是東海王越率洛陽之眾二十餘萬討勒越薨于軍眾推太尉王衍爲主率眾東下勒輕騎追及之衍遣將軍錢端與勒戰爲勒所敗端死之衍軍大潰魏書石勒傳作勒追擊破之於苦縣 勒分騎圍而射之相登如山無一免者於是執衍及襄陽王範任城王躋周家祿校勘記曰躋當作濟下同 西河王喜梁王禧齊王部周家祿校勘記曰超誤部 吏部尚書劉望豫州刺史劉喬太傅長史庾敳等坐之于幕下問以晉故衍躋等懼死多自陳說惟範神色

儼然意氣自若顧呵之曰今日之事何復紛紜勒甚奇之勒於是引諸王公卿士於外害之死者甚衆魏書石勒傳作殺王衍及襄陽王等十餘萬人勒重衍清辯奇鑑神氣不能加之兵刃夜使人排牆塡殺之左衛何倫右衛李惲聞越薨晉書校改五日以東海王越傳改之何倫乃右衛將軍李惲則龍驤將軍也此誤右奉越妃裴氏及越世子毗出自洛陽魏書石勒傳下有從者傾城四字勒逆毗於洧倉軍復大潰水經洧水注曰洧水又東入汶倉城內俗以是水爲汶水故有汶倉之名非也蓋洧水之邸閣耳讀史方輿紀要四十七日洧倉城在許昌故城東即洧水之邸閣也漢建安中棗祗建議屯田執毗及諸王公卿士皆害之死者甚衆魏書石勒傳作執毗及晉宗室二十六王并諸卿士皆殺之因率精騎三萬人自成皋關會劉曜王彌寇

洛陽洛陽既陷勒歸攻彌曜遂出轘轅案歸攻當從魏書石勒傳作歸功於文義方合屯于許昌劉聰署勒征東大將軍勒固辭不受先是平陽人李洪有衆數千壘于舞陽苟晞假洪雍州刺史勒進寇穀陽害冠軍將軍王茲破王讚于陽夏獲讚以爲從事中郎襲破大將軍苟晞于蒙城執晞署爲左司馬劉聰授勒征東大將軍幽州牧魏書石勒傳作劉聰授勒鎮軍大將軍幽州牧領并州刺史固辭將軍不受先是王彌納劉暾之說將先誅勒東王青州使暾徵其將曹嶷於齊勒遊騎獲暾得彌所與嶷書勒殺之密有圖彌之計矣會彌將徐邈輒引部兵去彌彌漸削弱及勒之獲苟晞也彌惡之

僞卑辭使謂勒曰公獲苟晞而赦之何其神也使晞爲公左彌爲公右天下不足定勒謂張賓曰王彌位重言卑恐其遂成前狗意也賓曰觀王公有青州之心元和郡縣圖志十五作張賓說勒曰觀王彌有王青州之心桑梓本邦固人情之所樂明公獨無并州之思乎王公遲迴未發者懼明公躡其後已有規明公之志但未獲便爾已有元作已行元和郡縣圖志十五作懼明公之躡其後也明公獨無并州之思乎今不圖之恐曹嶷復至共爲羽翼後雖欲悔何所及邪徐邈既去軍勢稍弱觀其控御之懷猶盛可誘而滅之勒以爲然勒時與陳午相攻于蓬關王彌亦與劉瑞相持甚急彌請救于勒勒未之許張賓

進曰明公常恐不得王公之便今天以其便授我矣陳午小豎何能爲寇王彌人傑將爲我害勒因迴軍擊瑞斬之彌大悅謂勒深心推奉無復疑也勒引師攻陳午于肥澤午司馬上黨李頭說勒曰公天生神武當平定四海四海士庶皆仰屬明公望濟于塗炭有與公爭天下者公不早圖之而返攻我曹流人我曹鄉黨終當奉戴何遽見逼乎勒心然之詰朝引退詭請王彌讌于己吾彌長史張嵩諫彌勿就（讀史方輿紀要五十曰己吾城在甯陵縣西南三十里後漢置己吾縣屬陳留郡晉省縣而城猶存　御覽四百五十三引晉書張嵩作孫嵩）恐有專諸孫峻之禍彌不從旣入酒酣勒手斬彌而并其衆啟聽稱

彌叛逆之狀聰署勒鎮東大將軍督并幽二州諸軍事領并州刺史持節征討都督校尉開府幽州牧公如故苟晞王讚謀叛勒勒害之以將軍左伏肅爲前鋒都尉攻掠豫州諸郡臨江而還屯于葛陵周家祿校勘記曰葛陵據下文當作葛陂水經汝水注曰瀙水又東南左迤爲葛陂注云昔費長房投杖于陂而龍變所在也又劾東海君于是陂矣通鑑晉紀注皇覽曰汝南郡鮦陽縣有葛陂讀史方輿紀要三曰葛陂在今汝寧府新蔡縣西北降諸夷楚署將軍二千石以下稅其義穀以供軍士初勒被掠平原與母王相失至是劉琨遣張儒送王于勒遺勒書曰將軍發迹河朔席卷兖豫飲馬江淮折衝漢沔雖自古名將未足爲諭所以攻城而不有其人略地而不

有其土翕爾雲合忽復星散將軍豈知其然哉存亡決在得主成敗要在所附得主則爲義兵附逆則爲賊衆義兵雖敗而功業必成賊衆雖勉而終歸殄滅昔赤眉黃巾橫逆逸元作宇宙所以一旦敗亡者正以兵出無名聚而爲亂將軍以天挺之質威振宇內擇有德而推崇隨時望而歸之勳義堂堂長享遐貴背聰則禍除向主則福至採納往誨翻然改圖天下不足定蝗寇不足掃今相授侍中持節車騎大將軍領護匈奴中郎將襄城郡公總內外之任兼華戎之號顯封大郡以表殊能將軍其受之副遠近之望也自古以來誠無戎人而爲帝

王者至於名臣建功業者則有之矣今之邇想蓋以天下大亂當須雄才遂聞將軍攻城野戰合於機神雖不䚕兵書闇與孫吳同契所謂生而知之者上學而知之者次但得精騎五千以將軍之才何向不摧至心實事皆張儒所具勒報琨日事功殊途非腐儒所聞君當逞節本朝吾自夷難爲效遺琨名馬珍寶厚賓其使謝歸以絕之勒於葛陂繕室宇課農造舟將寇建鄴會霖雨歷三月不止元帝使諸將率江南之衆大集壽春勒軍中飢疫死者太半檄書朝夕繼至勒會諸將計之右長史刁膺諫勒先送款於帝求掃平河朔待軍退之後徐

更計之勒愀然長嘯中堅夔安勸勒就高避水勒曰將軍何其怯乎孔萇支雄等三十餘將進曰及吳軍未集萇等請各將三百步卒乘船三十餘道夜登其城斬吳將頭得其城食其倉米今年要當破丹楊定江南盡生縛取司馬家兒輩勒笑曰是勇將之計也各賜鎧馬一匹顧問張賓曰於君計何如賓曰將軍攻陷帝都囚執天子殺害王侯妻略妃主擢將軍之髮不足以數將軍之罪柰何復還相臣奉乎去年誅王彌之後不宜於此營建天降霖雨方數百里中示將軍不應留也鄴有三臺之固西接平陽四塞山河有喉衿之勢宜北徙據之

伐叛懷服河朔既定莫有處將軍之右者晉之保壽春懼將軍之往擊爾今卒聞迴軍必欣於敵去未遑奇兵掎擊也輜重逕從北道大軍向壽春輜重既過大軍徐迴何懼進退無地乎勒攘袂鼓髯曰賓之計是也責刁膺曰君共相輔佐當規成功業如何便相勸降此計應斬然相明性怯所以宥君於是退膺爲將軍擢賓爲右長史加中壘將軍號曰右侯發自葛陂遣石季龍率騎二千距壽春會江南運船至獲米布數十艘將士爭之不設備晉伏兵大發敗季龍于巨靈口御覽八百七十七引十六國春秋作匡靈口赴水死者五百餘人奔退百里及于勒軍軍中

震按謂王師大至勒陣以待之晉懼有伏兵退還壽春勒所過路次皆堅壁清野採掠無所獲軍中大飢士衆相食行達東燕聞汲郡向冰有衆數千壁于枋頭勒將於棘津北渡水經河水注五曰右瀆又東北逕廣川縣故城西又東逕棘津亭南注徐廣曰棘津在廣川司馬彪曰縣北有棘津城徐廣晉紀又言石勒自葛陂寇河北襲汲人向冰于枋頭濟自棘津在東郡河內之間田融以爲即石濟南津也水經注釋曰一清案名勝志引水經注云清河又東北逕棗强縣故城西又東北逕棘津津上有古臺者舊相傳呂望賣漿臺疑是清水篇之逸文又司馬彪郡國志云清河國廣川縣故屬信都郡有棘津城劉昭補注大公呂尙困於棘津城在瑯邪海曲非此城也今觀昭注較酈氏爲尤密懼冰邀之會諸將問計張賓進曰如聞冰船盡在瀆中未上枋內可簡壯勇者千人詭道潛渡襲取其船以濟

大軍大軍既濟冰必可擒也勒從之使支雄孔萇等從文石津縛筏潛渡勒引其眾自酸棗向棘津冰聞勒軍至始欲內其船會雄等已渡屯其壘門下船三十餘艘以濟其軍令主簿鮮于豐挑戰設三伏以待之冰怒乃出軍將戰而三伏齊發夾擊攻之又因其資軍遂豐振長驅寇鄴攻北中郎將劉演于三臺演部將臨深牟穆等率眾數萬降于勒時諸將佐議欲攻取三臺以據之張賓進曰劉演眾猶數千三臺險固攻守未可卒下元和郡縣圖志十五作攻之未易卒下案下文云舍之則能自潰自以作攻之為是舍之則能自潰王彭祖劉越石大敵也宜及其未有備密規進據罕城

元和郡縣圖志十五作宜及末至密規進據牢城案牢城疑爲牢城之譌廣運糧儲西稟平陽掃定并薊桓文之業可以濟也且今天下鼎沸戰爭方始遊行羇旅人無定志難以保萬全制天下也夫得地者昌失地者亡邯鄲襄國趙之舊都依山憑險形勝之國可擇此二邑而都之然後命將四出授以奇略推亡固存兼弱攻昧則羣凶可除王業可圖矣勒曰右侯之計是也於是進據襄國書鈔九十六異苑曰石勒爲郭敬客時襄國有識曰力在左革在右偏蹺砡碻朋㵲砛記讓言退或入口言既去餘襄在或入口乃國字也勒後遂都襄國元和郡縣圖志十五曰龍岡縣古邢國秦信都項羽更名曰襄國漢因不改石勒僭號據之勒未立前襄國有識曰古在左月在右讓亡言或入口識者以爲胡有襄國也賓又言於勒曰今我都此越石

彭祖深所忌也恐及吾城池未固資儲未廣送死於我聞廣平諸縣秋稼大成可分遣諸將收掠野穀遣使平陽陳宜鎮此之意勒又然之於是上表於劉聰分命諸將攻冀州郡縣壘壁率多降附運糧以輸勒劉聰署勒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冀幽并營四州雜夷征討諸軍事讀史舉正日案營州不見地理志至慕容熙始置冀州牧進封本國上黨郡公邑五萬戶開府幽州牧東夷校尉如故廣平游綸張豺擁眾數萬受王浚假署保據苑鄉通鑑晉紀注曰姓譜游廣平望姓鄭公子偃字子游其後以爲氏讀史方輿紀要十五日苑鄉城在任縣東北十八里本漢南䜌縣地後爲閑廄之所謂之苑鄉勒使夔安支雄等七將攻之破其外壘浚遣督

護王昌及鮮卑段就六眷末柸匹磾等周家祿校勘記曰段就六眷即下疾六眷也就疾音轉一篇之中不宜相歧部眾五萬餘以討勒時城隍未修乃於襄國築隔城重柵設鄣以待之就六眷屯于渚陽勒分遣諸將連出挑戰頻為就六眷所敗又聞其大造攻具勒顧謂其將佐曰今寇來轉逼彼眾我寡恐攻圍不解外救不至內糧罄絕縱孫吳重生亦不能固也吾將簡練將士大陣於野以決之何如諸將皆曰宜固守以疲寇彼師老自退追而擊之蔑不克矣勒顧謂張賓孔萇曰君以為何如賓萇俱曰聞就六眷剋來月上旬送死北城其大眾遠來戰守連日以我軍勢寡弱謂

不敢出戰意必懈怠今段氏種眾之得末柸尤最其卒之精勇悉在末柸所可勿復出戰示之以弱元和郡縣圖志十五作夫用兵當以己所便擊彼所不便今段末柸強悍且宜示之以弱速鑿北壘爲突門二十餘道候賊列守未定元和郡縣圖志十五作伏精卒候賊列守未定出其不意直衝末柸帳元和郡縣圖志十五作出其不意擂鼓奮勇直衝末柸帳敵必震惶計不及設所謂迅雷不及掩耳末柸之眾既奔餘自摧散擒末柸之後彭祖可指辰而定勒笑而納之即以萇爲攻戰都督造突門于北城鮮卑入屯北壘勒候其陣未定躬率將士鼓譟于城上會孔萇督諸突門伏兵俱出擊之生擒末柸就六眷等眾遂奔散萇乘勝追擊枕

尸三十餘里獲鎧馬五千匹就六眷收其遺衆屯于渚陽元和郡縣圖志十五曰張城一名渚陽城在任縣西南二十七里漢張縣也石勒傳晉將王浚遣石季龍盟就六眷於渚陽謂此也讀史方輿紀要十五曰城在澤渚之陽故曰渚鄉王先謙水經注校本曰按全氏曰漢志常山郡中邱縣蓬山長谷諸水所出諸水是渚水之誤內邱有渚水亦名礪水張縣後省入任縣其地一名曰渚陽城城在渚水之陽晉書段疾陸眷攻石勒屯渚陽即此遣使求和送鎧馬金銀并以末柸三弟爲質而請末柸諸將并勸勒殺末柸以挫之勒曰遼西鮮卑健國也與我素無怨讐爲王浚所使耳今殺一人結怨一國非計也放之必悅不復爲王浚用矣於是納其質遣石季龍盟就六眷于渚陽結爲兄弟就六眷等引還使參軍閻綜獻捷於劉聰於是

游綸張豺請降稱藩勒將襲幽州務養將士權宜許之皆就署將軍於是遣衆寇信都害冀州刺史王象王浚復以邵舉行冀州刺史保于信都建興元年石季龍攻鄴三臺鄴潰劉演奔于廩丘將軍謝胥田青郎牧等率三臺流人降于勒勒以桃豹爲魏郡太守以撫之命段末柸爲子署爲使持節安北將軍北平公遣還遼西末柸感勒厚恩在途日南面而拜者三段氏遂專心歸附自是王浚威勢漸衰勒襲苑鄉執游綸以爲主簿攻乞活李偉于上白斬之愍帝紀王浚傳皆作李惲將坑其降卒見郭敬而識之曰汝郭季子乎敬叩頭曰是也勒下馬執其手

泣曰今日相遇豈非天邪賜衣服車馬署敬上將軍悉免降者以配之其將孔萇寇定陵害兖州刺史田徽讀史方輿紀要十五日定陵壘在威縣西北陵周三百二十步高六丈餘烏丸薄盛執渤海太守劉既率戶五千降于勒劉聰授勒侍中征東大將軍餘如故拜其母王氏爲上黨國太夫人妻劉氏上黨國夫人御覽一百四十二引十六國春秋後趙錄曰石勒劉皇后侍中閭中妹後部胡人也勒納之於胡關美色有特寵后性惠有幹助理軍國之務有呂氏輔漢之風然嚴整貞婉容裕不妬忌過之也章綬首飾一同王妃段末柸任弟亡歸遼西勒大怒所經令尉皆殺之烏丸審廣漸裳郝襲背王浚密遣使降于勒勒厚加撫納司冀漸寧人始租賦立太學簡明經善書吏

署爲文學掾選將佐子弟三百人教之勒母王氏死潛窆山谷莫詳其所（寰宇記五十九曰石勒母王夫人冢在龍岡縣之西南）既而備九命之禮虛葬于襄國城南勒謂張賓曰鄴魏之舊都吾將營建既（一作概）風俗殷雜須賢望以綏之誰可任也賓曰晉故東萊太守南陽趙彭忠亮篤敏有佐時良榦將軍若任之必能允副神規勒於是徵彭署爲魏郡太守彭至入泣而辭曰臣往策名晉室食其祿矣犬馬戀主切不敢忘誠知晉之宗廟鞠爲茂草亦猶洪川東逝往而不還明公應符受命可謂攀龍之會但受人之榮復事二姓臣志所不爲恐亦明公之所不許若賜臣餘

年全臣一介之願者明公大造之惠也勒默然張賓進曰自將軍神旗所經衣冠之士靡不變節未有能以大義進退者至如此賢以將軍爲高祖自擬爲四公所謂君臣相知此亦足成將軍不世之高何必吏之勒大悅曰右侯之言得孤心矣於是賜安車駟馬養以卿祿辟其子明爲參軍勒以石季龍爲魏郡太守鎮鄴三臺季龍簒奪之萌兆于此矣時王浚署置百官奢縱淫虐勒有吞并之意欲先遣使以觀察之議者僉曰宜如羊祜與陸抗書相聞時張賓有疾勒就而謀之賓曰王浚假三部之力稱制南面雖曰晉藩實懷僭逆之志必思協

英雄圖濟事業將軍威聲震于海內去就爲存亡所在爲輕重逡之欲將軍猶楚之招韓信也今權譎遣使無誠款之形脫生猜疑圖之兆露後雖奇略無所設也夫立大事者必先爲之卑常稱藩推奉尙恐未信羊陸之事臣未見其可勒曰右侯之計是也乃遣其舍人王子春董肇等多齎珍寶奉表推崇浚爲天子曰勒本小胡出於元作自戎裔值晉綱弛御海內饑亂流離屯厄竄命冀州共相帥合以救性命今晉祚淪夷遠播吳會中原無主蒼生無繫伏惟明公殿下州鄉貴望四海所宗爲帝王者非公復誰勒所以捐軀命興義兵誅暴亂者正

爲明公驅除衙伏願殿下應天順時踐登皇阼勸奉戴
明公如天地父母明公當察勸微心慈眄如子也亦遣
棗嵩書而厚賂之浚謂子春等曰石公一時英武據趙
舊都成鼎峙之勢何爲稱藩于孤其可信乎子春對曰
石將軍英才儁拔士馬雄盛實如聖旨仰惟明公州鄉
貴望累葉重光出鎭藩嶽威聲播于八表固以胡越欽
風戎夷歌德豈唯區區小府而敢不斂衽神闕者乎昔
陳嬰豈其鄙王而不王韓信薄帝而不帝者哉但以知
帝王不可以智力爭故也石將軍之擬明公猶陰精之
比太陽江河之比洪海爾項籍子陽覆車不遠是石將

軍之明鑒明公亦何怪乎且自古誠胡人而爲名臣者實有之帝王則未之有也石將軍非所以惡帝王而讓明公也顧取之不爲天人之所許耳願公勿疑浚大悅封子春等爲列侯遣使報勒荅以方物浚司馬游統時鎮范陽陰叛浚馳使降于勒勒斬其使送于浚以表誠實浚雖不罪統彌信勒之忠誠無復疑矣子春等與王浚使至勒命匿勁卒精甲虛府羸師以示之北面拜使而受浚書浚遣勒麈尾勒僞不敢執懸之于壁朝夕拜之云我不得見王公見王公所賜如見公也復遣董肇奉表于浚期親詣幽州奉上尊號亦修牋于棗嵩乞幷

州牧廣平公以見必信之誠也勒將圖浚引子春問之子春曰幽州自去歲大水人不粒食浚積粟百萬不能贍恤刑政苛酷賦役殷煩賊害賢良誅斥諫士下不堪命流叛略盡鮮卑烏丸離貳于外棗嵩田嶠貪暴于內人情沮擾甲士羸弊而浚猶置立臺閣布列百官自言漢高魏武不足並也又幽州謠怪特甚聞者莫不爲之寒心浚意氣自若曾無懼容此亡期之至也勒撫几笑曰王彭祖眞可擒也浚使達幽州具陳勒形勢寡弱款誠無二浚大悅以勒爲信然勒纂兵戒期將襲浚而懼劉琨及鮮卑烏丸爲其後患沈吟未發一作幾張賓進曰

夫襲敵國當出其不意軍嚴經日不行豈顧有三方之慮乎勒曰然爲之柰何賓曰彭祖之據幽州唯仗三部今皆離叛還爲寇讐此則外無聲援以抗我也幽州飢儉人皆蔬食衆叛親離甲旅寡弱此則內無强兵以禦我也若大軍在郊必土崩瓦解今三方未靖將軍便能懸軍千里以征幽州也輕軍往返不出二旬就使三方有動勢足旋趾宜應機電發勿後時也且劉琨王浚雖同名晉藩其實仇敵若修牋于琨送質請和琨必欣于得我喜于浚滅終不救浚而襲我也勒曰吾所不元作末了右侯已了復何疑哉於是輕騎襲幽州以火宵行至

柏人殺主簿游綸以其兄統在范陽懼聲軍計故也遣張慮奉牋于劉琨陳己過深重求討浚以自效琨既素疾浚乃檄諸州郡說勒知命思愆收累年之咎求拔幽都效善將來今聽所請受任通和軍達易水浚督護孫緯馳遣白浚將引軍距勒游統禁之浚將佐咸請出擊勒浚怒曰石公來正欲奉戴我也敢言擊者斬乃命設饗以待之勒晨至薊（通鑑晉紀考異曰三十國春秋言癸酉勒取幽州壬午勒晨至薊按劉琨表曰勒以三月三日徑掩薊城案癸酉至壬午凡十日似壬午必非三月三日恐帝紀亦云癸酉陷幽州是年正月朔爲己巳則三月三日亦非癸酉恐傳聞或有失實也）叱門者開門疑有伏兵先驅牛羊數千頭聲言上禮實欲填諸街巷使兵不

得發浚乃懼或坐或起勒升其廳事命甲士執浚立之于前使徐光讓浚曰君位冠元台爵列上公據幽都驍悍之國跨全燕突騎之鄉手握强兵坐觀京師傾覆不救天子而欲自尊又專任姦暴殺害忠亮肆情恣欲毒徧燕壤自貽于此非爲天也使其將王洛生驛送浚襄國市斬之御覽三百七十八後趙書曰王洛生石勒欲挫其權豪洛生在獄自刺腹深五寸洛生肥盛不陷中重以刀潰其腹出胃而死於是分遣流人各還桑梓擢荀綽裴憲敦煌石室本晉紀曰晉人則程遐徐光朱表韓攬郭敬石生劉徽舊族見用者河東裴憲潁川荀綽北地傳暢京兆杜憲樂安任播淸河崔淵大論凶功先賞葛陂時人已死者皆加其孤寡賞一等御覽一百九十三郡國志曰石勒每破一州必簡別衣冠號君子城泊資平幽州擢荀綽等還襄國路經此後俗訛爲箕子城

給車服數朱碩棗嵩田嬌等以賄亂政責游統以不忠于浚皆斬之遷烏丸審廣漸裳郝襲靳市等于襄國焚燒浚宮殿以晉尚書劉翰爲寧朔將軍行幽州刺史戍薊置守宰而還遣其東曹掾傅遘兼左長史封王浚首獻捷于劉聰勒既還襄國劉翰叛勒奔段匹磾襄國大飢穀二升直銀二斤肉一斤直銀一兩援鶉堂筆記曰此時以銀貨物記考劉聰以平幽州之勳乃遣其使人柳純持節署勒大都督陝東諸軍事驃騎大將軍東單于侍中使持節開府校尉二州牧公如故加金鉦黃鉞前後鼓吹二部增封十二郡勒固辭受二郡而已勒封左長史張敬等十

一人爲伯子侯文武進位有差勒將支雄攻劉演於廩丘爲演所敗演遣其將韓弘潘良襲頓丘斬勒所署太守邵攀支雄追擊弘等害潘良于廩丘劉琨遣樂平太守焦球攻勒常山斬其太守邢泰琨司馬溫嶠西討山胡勒將逯明要之敗嶠于潞城勒以幽冀漸平（御覽九百五十六趙書曰從幽州大道滹沱造浮橋植行榆五十里置行宮）始下州郡閱實人戶戶（元無下戶字）貲二匹租二斛勒將陳午以浚儀叛于勒（案元帝紀作陳川以浚儀叛降于石勒據敦煌石室本晉紀則陳午死後其從父川大懼以浚儀叛是叛者陳川非陳午也且亦不得稱爲勒將）逯明攻甯黑于茌平降之因破東燕酸棗而還徙降人二萬餘戶于襄國（敦煌石室本晉紀作徙司冀豪右三千餘家以）

寶襄國勒使其將葛薄寇濮陽陷之害太守韓弘劉聰遣其使人范龕持節策命勒賜以弓矢加崇爲陝東伯得專征伐拜封刺史將軍守宰列侯歲盡集上署其長子興爲上黨國世子加翼軍將軍爲驃騎副貳劉琨遣王旦攻中山逐勒所署太守秦固勒將劉勔距旦敗之執旦于望都關勒襲邵續于樂陵續盡衆逆戰大敗而還章武人王眘起兵于科斗壘十七史商榷五十二曰下卷上黨內史王眘以并州叛於勒未知即此人否十六國疆域志曰章武國有蝌蚪壘擾亂勒河間渤海諸郡勒以揚武張夷爲河間太守參軍臨深爲渤海太守各率步騎三千以鎮靜之使長樂太守程遐屯于昌亭案地

理志無長樂郡當是安平所改詳蔡豹傳注爲之聲勢徙平原烏丸展廣劉哆等部落三萬餘戶于襄國使石季龍襲乞活王平于梁城敗績而歸又攻劉演于廩丘支雄逐明擊甯黑于東武陽陷之黑赴河而死徙其衆萬餘于襄國邵續使文鴦救演季龍退止盧關津避之文鴦弗能進屯于景亭讀史輿正曰案景亭疑是倉亭今范縣東北案上文昌亭或亦倉亭之譌兗豫豪右張平等起兵救演寰宇記四十九曰五臺縣張公城十六國時石勒將張平築城東有平碑案御覽一百四十二引十六國春秋後趙錄曰張平反於襄城疑卽張平之譌季龍夜棄營設伏于外揚聲將歸河北平等以爲信然入于空營季龍迴擊敗之遂陷廩丘演奔文鴦軍獲演弟啟送于襄國演卽

劉琨之兄子也勒以琨撫存其母德之賜啟田宅令儒官授其經時大蝗中山常山尤甚中山丁零翟鼠叛勒攻中山常山勒率騎討之獲其母妻而還鼠保于胥關遂奔代郡勒攻樂平太守韓據于坫城水經淇水注曰淇水又東北沾水注之王先謙水經注校本曰案全氏曰漢書地理志上黨郡壺關縣下云沾水東至朝歌入淇此即沾縣所以得名也有沾縣因有沾城魏書地形志樂平縣有沾城是也有沾城因有沾臺晉書載以沾城為坫城而是注亦誤沾臺為坫臺何超晉書音義從而實之類有胡梅彌不錯今按正案地理志沾縣屬樂平郡蓋為太守治所劉琨遣將軍姬澹率衆十餘萬討勒琨次廣牧為澹聲援勒將距之或諫之曰澹兵精盛其鋒不可當宜深溝高壘以挫其銳攻守勢異必獲萬全勒曰澹大衆遠

來體疲力竭犬羊烏合號令不齊可一戰而擒之何強之有寇已垂至胡可捨去大軍一動豈易中還若𣶏乘我之退顧乃無暇焉得深溝高壘乎此爲不戰而自滅亡之道立斬諫者以孔萇爲前鋒都督令三軍後出者斬設疑兵于山上分爲二伏勒輕騎與𣶏戰僞收衆而北𣶏縱兵追之勒前後伏發夾擊𣶏軍大敗獲鎧馬萬匹𣶏奔代郡撫奔劉琨琨長史李弘以并州降于勒琨遂奔于段匹磾勒遷陽曲樂平戶于襄國置守宰而還一作退孔萇追姬𣶏于桑乾勒遣兼左長史張敷獻捷于劉聰勒之征樂平也其南和令趙領招合廣川平原渤

海數千戶叛勒奔于邵續河間邢嘏累徵不至亦聚衆數百以叛勒巡下冀州諸縣以右司馬程遐爲寧朔將軍監冀州七郡諸軍事十六國疆域志曰冀州凡領舊郡十四新置郡二趙郡中丘鉅鹿長樂國武邑建興平原國樂陵國渤海章武國河間國高陽國博陵清河國中山國常山按石虎載記言冀州八郡蓋不數鉅鹿等國否則或雨雹止及八郡也勒姊夫廣威張越與諸將蒱博勒親臨觀之越戲言忤勒勒大怒叱力士折其脛而殺之孔萇攻代郡濟死之時司冀并兖州流人數萬戶在于遼西迭相招引人不安業孔萇等攻馬嚴馮䐗久而不剋勒問計於張賓賓對曰馮䐗等本非明公之深仇遼西流人悉有戀本之思今宜班師息甲差選良守

任之以龔遂之事不拘常制奉宣仁澤奮揚威武幽冀之寇可翹足而靜遼西流人可指時而至勒曰右侯之計是也召萇等歸署武遂令李回為易北都護振武將軍高陽太守馬嚴士眾多李潛軍人回先為潛府長史素服回威德多叛嚴歸之嚴以部眾離貳懼奔于幽州溺水而死馮䐗率眾降于勒回移居易涼（案易涼疑是易京之譌水經易水注易京城在易城西四五里詳石季龍載記注）流人降者歲常數千勒甚嘉之封回弋陽子邑三百戶加賓封一千戶進賓位前將軍固辭不受河朔大蝗初穿地而生二旬則化狀若蠶七八日而臥四日蛻而飛彌互百草唯不食三豆及

廡并冀尤甚石季龍濟自長壽津寇梁國害內史荀閎劉琨與段匹磾涉復辰疾六眷段末柸等會于固安將謀討勒勒使參軍王續齎金寶遺末柸以間之末柸既思有以報勒恩又忻於厚賂乃說辰眷等引還琨匹磾亦退如薊城邵續使兄子濟攻勒勃海虜三千餘人而還劉聰將趙固以洛陽歸順恐勒襲之遣參軍高少奉書推崇勒請師討聰勒以大義讓之固深恨恚與郭默攻掠河內汲郡段末柸殺鮮卑單于裁附眞立忽跋鄰為單于（晉書校文五曰裁附眞卽劉琨王浚等傳之涉復辰段匹磾傳言末柸害涉復辰自立為單于與此互異又云末柸死弟牙立牙死從祖就陸眷之孫遼立亦無有名忽跋鄰者）段匹磾自幽

州攻末柸末柸逆擊敗之匹磾奔還幽州因害太尉劉
琨琨將佐相繼降勒末柸遣弟騎督擊匹磾于幽州匹
磾率其部衆數千將奔邵續勒將石越要之于鹽山大
敗之讀史方輿紀要十三日鹽山在鹽山縣東南八十里地產鹽因名匹磾退保幽州
越中流矢死勒爲之屏樂三月增平南將軍初曹嶷據
有青州既叛劉聰南稟王命以建鄴懸遠勢援不接懼
勒襲之故遣通和勒授嶷東州大將軍青州牧封琅邪
公劉聰疾甚驛召勒爲大將軍錄尚書事受遺詔輔政
勒固辭乃止聰又遣其使人持節署勒大將軍持節鉞
都督侍中校尉二州牧公如故增封十郡勒不受聰死

其子粲襲僞位其大將軍靳準殺粲于平陽勒命張敬率騎五千爲前鋒以討準勒統精鋭五萬繼之魏書石勒傳作勒率衆赴平陽據襄陵北原羌羯降者四萬餘落準數挑戰勒堅壁以挫之劉曜自長安屯于蒲阪曜復僭號署勒大司馬大將軍加九錫增封十郡并前十三郡進爵趙公勒攻準于平陽小城平陽大尹周置等率雜戶六千降于勒水經汾水注曰汾水又南逕平陽縣故城東水經注圖說殘稿曰魏書地形志平陽郡平陽二漢屬河東晉屬眞君六年併禽昌太和十一年復自魏以前諸志並不言徙治案太平寰宇記劉元海築平陽城太平御覽引和苞漢趙記石勒攻平陽小城是前趙築城置都時已有改易故此言故城也在今臨汾縣西南御覽三百二十六和苞漢趙記曰光初二年石勒召幽冀之衆十餘萬人造攻車飛梯攻平陽小城今上遣騎萬

五千曳柴揚塵噎於山谷尋汾州向平陽內外擊之勒師潰案和苞所記即指是役苞爲劉氏之臣故云勒潰載記據石氏之史故云雜戸降勒互相牴牾證之劉曜載記亦云石勒怒甚增兵攻靳明明敗明率平陽士女萬五千歸于曜曜命誅明可知此戰確爲石氏勝而劉氏敗也和苞之言殆非實錄巴帥及諸羌羯降者十餘萬落徙之司州諸縣準使卜泰送乘輿服御請和勒與劉曜競有招懷之計乃送泰于曜使知城內無歸曜之意以挫其軍勢曜潛與泰結盟使還平陽宣慰諸屠各勒疑泰與曜有謀欲斬泰以速降之諸將皆曰今斬卜泰準必不復降就令泰宣漢要盟于城中使相率誅靳準準必懼而速降矣勒久乃從諸將議遣之泰入平陽與準將喬泰馬忠等起兵攻準殺之推靳

明為盟主遣泰及卜玄奉傳國六璽送于劉曜勒大怒遣令史羊升使平陽責明殺準之狀明怒斬升勒怒甚進軍攻明明出戰勒擊敗之枕尸二里明築城門堅守不復出戰勒遣其左長史王脩獻捷于劉曜（魏書石勒傳作遣兼左長史王脩主簿劉茂獻捷於曜案下文云遣王脩等來及曜斬脩劉茂逃歸則此句誤脫劉茂無疑魏書不誤也）晉彭城內史周堅（元帝紀作周撫）害沛內史周默以彭沛降于勒石季龍率幽冀州兵會勒攻平陽劉曜遣征東劉暢救明勒命舍師于蒲上斬明率平陽之眾奔于劉曜曜西奔粟邑勒焚平陽宮室（魏書石勒傳下有使裴憲置戍而歸一句）石會脩復元海聰二墓收劉粲已下百餘尸葬之徙渾

儀樂器于襄國劉曜又遣其使人郭汜等御覽三百八十二引十六國春秋前趙錄曰郭汜字子遊上郡人也父士爲縣卒隨巫而遇一女子於路巫曰此女生貴子君亦有貴子可相納之當與君門士納之生汜長不滿七尺醜極時當朴訥無慧後爲縣卒感憤遊學師事安平趙孔曜曜見而偉之曰此生有公骨其當貴達持節署勒太宰領大將軍進爵趙王增封七郡并前二十郡出入警蹕冕十有二旒乘金根車駕六馬如曹公輔漢故事夫人爲王后世子爲王太子勒舍人曹平樂魏書石勒傳作王脩舍人曹平樂因使留仕於曜言於曜曰大司馬遣王脩等來外表至虔內覘大駕彊弱謀待脩之返將輕襲乘輿時曜勢實殘弊懼脩宣之曜大怒追汜等還魏書石勒傳作追還策命斬脩于粟邑停太宰之授

劉茂逃歸言王脩死故案當從魏書石勒傳作死狀勒大怒誅平樂三族魏書石勒傳作誅曹平樂父兄夷其三族贈脩太常又知停殊禮之授怒甚下令曰孤兄弟之奉劉家人臣之道過矣若微孤兄弟豈能南面稱朕哉根基既立便欲相圖天不助惡使假手靳準孤惟事君之體當資舜求瞽瞍之義故復推崇令主齊好如初何圖長惡不悛殺奉誠之使帝王之起復何常邪趙王趙帝孤自取之名號大小豈其所節邪御覽一百二十引十六國春秋前趙錄作豈爾所呼耶於是置太醫尚方御府諸令命參軍鼂讚成正陽門俄而門崩勒大怒斬讚既怒刑倉卒尋亦悔之賜以棺服贈大鴻臚平西將軍

祖逖攻陳川于蓬關石季龍救川逖退屯梁國季龍使揚武左伏肅攻之勒增置宣文宣教崇儒崇訓十餘小學于襄國四門簡將佐豪右子弟百餘人以教之且備擊柝之衛置挈壺署鑄豐貨錢河西鮮卑日六延叛于勒石季龍討之敗延于朔方斬首二萬級俘三萬餘人獲牛馬十餘萬孔萇討平幽州諸郡時段匹磾部衆饑散棄其妻子匹磾奔邵續曹嶷遣使來聘獻其方物請以河爲斷桃豹至蓬關祖逖退如淮南徙陳川部衆五千餘戶于廣宗石季龍與張敬張賓及諸將佐百餘人勸勒稱尊號勒下書曰孤猥以寡德忝荷崇寵夙夜戰

惶如臨深薄豈可假尊竊號取譏四方昔周文以三分之重猶服事殷朝小白居一匡之盛而尊崇周室況國家道隆殷周孤德卑二伯哉其亟止斯議勿復紛紜自今敢言刑茲無赦乃止勒又下書曰今大亂之後律令滋煩其採集律令之要為施行條制於是命法曹令史貫志造辛亥制度五千文施行十餘歲乃用律令晉太山太守徐龕叛降于勒石季龍及張敬張賓左右司馬張屈六程遐周家祿校勘記曰張屈六郎十八騎中支屈六支張聲轉之誤文武等一百二十九人上疏曰臣等聞有非常之度必有非常之功有非常之功必有非常之事是以三代陵遲五伯迭

興靜難濟時績俟睿后伏惟殿下天縱聖哲誕應符運鞭撻宇宙彌成皇業普天率土莫不來蘇嘉瑞徵祥日月相繼物望去劉氏威懷于明公者十分而九矣今山川夷靜星辰不孛夏海重譯天人係仰誠應升御中壇即皇帝位使攀附之徒蒙寸尺之潤請依劉備在蜀魏王在鄴故事以河內魏汲頓丘平原清河鉅鹿常山中山長樂樂平十一郡并前趙國廣平陽平章武渤海河閒上黨定襄范陽漁陽武邑燕國樂陵十三郡合二十四郡十六國疆域志曰河內郡領縣十野王州懷平皋河陽沁水軹山陽武德温汲郡領縣六汲朝歌共隆慮獲嘉修武頓邱郡領縣四頓邱繁陽陰安衛平原國領縣九平原高唐茌平博平聊城安德西平般鬲清

河國領縣七清河武城繹幕貝丘靈鄃棗強鉅鹿國領縣四廮陶停駕鉅鹿廣阿常山郡領縣八眞定石邑井陘上曲陽蒲吾南行唐靈壽九門中山國領縣八盧奴魏昌新市安喜蒲陰望都唐北平長樂國領縣四信都下博扶柳經樂平郡領縣四上艾壽陽轑陽樂平廣平郡領縣十二廣平邯鄲易陽武安沙曲梁列人肥鄉臨水廣平駿斥漳平恩陽平郡領縣七館陶元城清淵發干東武陽陽平樂平章武郡領縣四東平文安章武東州勃海郡領縣十南皮東光浮陽饒安高城重合東安蓨廣川阜城河間國領縣六樂城武垣鄚易城中水成平上黨郡領縣八潞屯留壺關長子泫氏高都銅鞮襄垣范陽郡領縣八涿良鄉方城長鄉遒故安范陽容城漁陽郡領縣六漁陽潞安樂泉州雍奴狐奴武邑郡領縣四武邑武遂武强觀津燕國領縣五薊安次昌平軍都廣陽樂陵國領縣五厭次陽信漯沃新樂樂陵又日新興郡趙國二十四郡內有定襄郡無新興郡疑後所改

戶二十九萬爲趙國封內依舊改爲內史準禹貢魏武復冀州之境南至盟津西達龍門東至于河北至于

塞垣以大單于鎮撫百蠻罷并朔司三州通置部司以監之通鑑晉紀注曰晉未嘗置朔州此罷朔州未知誰所置也伏願欽若昊天垂副羣望也勒西面而讓者五南面而讓者四百僚皆叩頭固請勒乃許之

晉書斠注卷一百四